

鷹鼠叢書

A man and a woman are shown from the chest up, embracing and smiling. They are seated in the back of a car, which is filled with a large arrangement of red roses. The woman is wearing a fur coat, and the man is wearing a light-colored shirt. The scene is romantic and festive.

女兒 與情人

NÜER YU QINGREN

[美] 蘇·米勒著 毛時安 編

女儿与情人

〔美〕 苏·米勒 著

毛时安 编

上海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 张 然 杨 亮

封面设计 鲁继德

女儿与情人

[美]苏·米勒 著

毛时安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经华童书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永南印刷厂印刷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7×1092 1/32

印张 5.5 字数 110000

印数 1—50

ISBN 7-5426-0269-1/I·56

定价：2.20元

内 容 提 要

离婚妇女安娜邂逅单身汉画家利欧，利欧那热爱生活、充满活力的爱情，使长期被扭曲了情感的安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审美世界。然而就在安娜品尝这从未有过的幸福欢乐时，不幸被前夫抓到把柄，要将女儿从她身边夺走。安娜在挣扎、在抗争，她不得不在被视为生命之柱的女儿和给予她美好感受的情人之间作出抉择。

第 一 章

每次经过东希尔顿邮局，我都会想起童年的时光。想起外公在缅因州避暑的小屋。那儿小镇的邮局和东希尔顿邮局很像。那时候，外公天天开车去拿信，而且总喜欢在我们中间挑一个一块去。我们谁都想跟着去。现在我望着4岁的女儿，蹒跚地爬上东希尔顿邮局的木头扶梯，听着她脚上的凉鞋在地板上噼啪作响。她在我前面，那双短短的小腿不断地摆动，着急地要第一个穿过大门。记得小时候，我在奔进另一个邮局大门时那种兴奋激动的心情。然后，我们领信、回家、分信、围着餐桌各人读自己的信。至今我依然神往于回味当年外公家那份无间的友爱和亲密。

现在我轻轻推开邮局的纱门，悬着的门铃晃了晃。听到我女儿莫莉的声音，女局长从铁格子窗后站起身来，递给她一封信，信封是白的。莫莉好像并不愿意把信给我，她光顾自己喋喋不休地讲我们待会去看的电影。当我走近铁窗格时，她向我点点头，又给莫莉做了个手势，示意她把信给我。我瞥了一眼信封，就知道是谈离婚的信。没错，瞧那上

面的回信地址。我把信塞进皮包。

我不急于拆信，没有什么可急的。我们又和女局长闲聊了一通，就开始像往日一样去游逛。我们先去游乐场，接着带莫莉去“美味咖啡厅”吃点心。打开皮包，我突然想到那封信。趁莫莉吃点心时看罢。可这小东西兴致勃勃地说个没完。那封信始终静静地搁在银餐具的边上，长方形的信封，粗看就像一条被人遗忘的洁白的餐巾。

女儿和我坐在棕褐色的航空座里，她跑到我对面，还不时把钱投到自动点唱机里选唱片。她就喜欢这样不停地跑来跑去。一顿晚餐得花很长的时间，可我不在乎。美味咖啡厅，那些喜欢乡村音乐的顾客，也不时有人把硬币扔到自动点唱机里。放出来的歌曲很滥情，但我喜欢。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少女时代听过的那些音乐。50年代末60年代初，流行音乐流露的种种情调：婚姻爱情的挫折、希望、伤心、失恋、意外的丧失。我沉浸在那些伤感的旋律中，对生命和身边的一切却茫无所知。而且自认为，这种种的一切都会尾随爱情而来到。

“这唱的是什么歌？”莫莉突然发问。

“这首歌的名称叫《心灵之境》。”

“为什么？”她又问道。

“音乐家用这首歌讲出他内心的感觉”。莫莉刚吃完油炸的点心，我用餐巾给她擦了擦嘴。

“为什么？”她又问道。一边推开盘子喝起了牛奶。马上，她上嘴唇沾了半圈牛奶，活像留了道白胡子。我握着餐巾的手动了动，忍住没给她擦。她现在什么事都想自己来，犟得很。

我耸耸肩。

“谁都没法跟你讲清楚什么叫《心灵之境》，我的宝贝！”

“妈妈，”她抗议了，“我长大了，我才不是什么小宝贝呐！”

“说得对，”我赶紧说，“妈妈又错了”。

“娜娜才是小宝贝，”她补充说，“我不是么。”

“对，”我说着，喝了一大口啤酒。“你可比娜娜大多啦。”

点唱机停了，不一会，又扬起新的歌声。

“妈妈，这是什么歌呀？”她问道。

我到点唱机那儿看了看，说：“这首歌名叫……爱情好像玫瑰花。”

“为什么爱情要像玫瑰花呢？”莫莉问道。

我又灌了几口啤酒。

“这个嘛，”我顿了顿，“大家把爱情比作玫瑰花，因为爱情像玫瑰一样美好，像玫瑰一样香甜。爱情会开放，也会枯萎。”

她好奇地盯着我，寻思我是不是和她开玩笑。那眼睛就像她父亲一样蓝——谜一般莫测高深的蓝。

“妈妈，这有点怪，是不是？”她显然不太理解，想让我再讲清楚些。

“要是你认为很怪，一定是很怪的。”我哄着她。

她身子往后靠了靠。满头的金发，比我淡一些。胖乎乎的身体，发育很好。也许，作为一个孩子，她的鼻子太长了些。以致在她婴儿的时候，我们老叫她“鼻子”。很怕这孩子

长大变成个丑八怪。现在，我已不愿谈论她的长相，也不再试着多看她几眼。她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痛苦地说：

“妈咪，别看我。”

说着赶忙用手捂住脸，好像这样一来，我就看不到她了。

这时，侍者走过来，朝她盘子里瞧了瞧，莫莉又抓起一块法式炸鸡。

她若有所思地嚼着炸鸡。我想可以拆信了，可她站了起来，望着身后航空座的年轻人。一开始他们还逗她玩。后来，莫莉隔着靠背再三叫他们。他们显然有些不耐烦，不理不睬的。

“莫莉。”我希望制止她胡闹。

“干吗？”她头也不回一下。

“快坐下来，我们得把晚餐吃完。”

她眼光冷冷地看看我，好像我们是宿敌似的。

“亲爱的，你能一口干掉这些啤酒吗？”我立即说道。

她笑着点点头，又跪到座位上。我在空杯子里斟上酒，递给她。她捧着杯子，刚吃了一口就放下了，眼眶里满是泪水。她喜欢啤酒，可偏偏一沾嘴就流泪。

“我们吃点冰淇淋吧！”

“冰淇淋！”她乐不可支地笑了。

这几星期，我们每晚都要一客冰淇淋。我们两个都喜欢吃。和莫莉在一起度过的时光，我大都很愉快。当然，偶尔我也会涌上厌倦感。这四五个月，我和莫莉的父亲精神压力都不轻。现在是缓冲期。唉，今后我们的一生都要从头开始。

最近几个星期，我们一直住在新罕布什尔州东希尔顿小镇外 10 英里处租的那栋小屋里。这是个几十年都没什么变化的落后小镇。如果我们握着甜筒坐在冰淇淋店的木头台阶上，就活像处在 40 年代。坐在那儿，每当莫莉吃着草莓冰淇淋，我吃着巧克力冰淇淋时，心头就会袭上一层浓浓的抹不掉的乡愁。真奇怪，从小在大城市长大，怎么会染上这般浓重的乡愁？

吃完冰淇淋甜筒，我们在街角花岗石喷泉洗了洗手。回到小屋陡峭的汽车道，天还亮着，只是小屋周围的松林深处已是一片淡淡的薄暮。一到家就放水洗澡。浴室里哗哗的水流冒着蒸气。我蹲着为莫莉脱衣服。隔着弥漫四溢的蒸气她光着白皙的小身子蹦蹦跳跳，像在梦境中。

我做着家务。莫莉在澡盆里玩水。过了好一会儿，莫莉不成曲调地唱起了歌。这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小世界。我忙着的手突然停了下来。这是她父亲教的歌，唱两只牛蛙的彼此调笑。一阵寒颤，歌声拨动了我的心弦，如烟的往事涌上心头。

擦干碟子，我过去替莫莉洗澡。跪在澡盆边，把肥皂打在毛巾上替她擦身。她很安静，似乎想睡了。问她话她也懒洋洋的不想回答。可是当我弯腰为她洗腿时，她突然问我：

“我们下次什么时候才能见到爹爹呢？”

我知道，她心里一直在想布瑞恩，特别是洗澡的时候。他通常都很准时赶回家帮她洗澡。他们唱他们自己的歌，按自己的特殊顺序洗澡，他们边洗边玩。

“你记得妈妈是怎么对你说的？”

她点点头。

“那你看看？”

“等到我们在剑桥有了新房子，爹爹就会来看我们了。”

“对啦，宝贝。”说着，我弯下身子，轻轻把水泼在她身上，擦着她满身的肥皂。

“可是，妈妈……”她欲言又止，“妈妈，咱们搬到了新家，爹爹怎么找的到呢？”她很担心。

我凑前抱她站在澡盆里。然后，拿了毛巾抱起她。说道：“宝贝，爹爹会找到你的，不用担心，爹爹会知道咱们的新家在哪里。”

抱着她穿过长长的走廊，到卧室里我替她摆好睡衣。我给她讲故事，夏夜的蚊子和各种飞虫不时振翅轻轻拍击着窗纱。她把头靠在我胸前，随着我的呼吸轻轻起伏着。她不时地对故事中发生的一切问个没完。故事终于讲完了，我吻了她，并祝她晚安，同时递给她一只奶嘴。熄了灯，黑暗中我躺在她身边。屋外，夜更深、更沉了。不一会莫莉睡着了，星星在头顶闪烁，外面偶尔还会有蝙蝠撞到纱门上。等莫莉睡熟了，我悄悄爬起来，穿过飘着木香的长长的走廊，来到客厅。

我想起了下午带回来的信。赶紧去厨房，从冰箱里取出扎着金银绸带的白酒瓶。用装果冻的小瓶——家里唯一的酒杯——斟了一杯。我拿着酒杯走向客厅。从皮包里翻出信，一个人在凹凸不平的沙发上坐定，然后把酒杯搁在沙发宽宽的扶手上，我撕开了信封。

信里夹着布瑞恩的律师的便笺，还附着两份离婚和解书。如果最后一刻改变主意，就可以用。信上说，出庭时间已决定。出乎意料的是：就在下星期二。出庭前，我一定要

找公证人签好离婚同意书，并要在限定时间里寄到法庭。

这样看来，明天一清早，我就得上小镇跑一趟。在邮局中午关门前找到公证人。这些琐碎事让你心烦，可又不能不办。

布瑞恩和我都希望尽快了却这桩事。细节方面，双方也没什么争执。永远分开，我拥有莫莉的监护权，布瑞恩每月寄支票支付孩子的生活费。我确信：他的钱永远比我的多得多，所以他有责任负担孩子的主要开销，诸如学费、医疗费等等。

见了律师，律师让我仔细搞清法律条文的涵义，可我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随着这段婚姻的结束，我开始理智地处理每件事。唉，唯一缺乏理智和不正确的做法，就是我们有莫莉，我们把她的世界撕裂成两半。

1年多以前，我们就有了离婚的念头。倒不是什么感情危机，而是因为意见不合的激烈吵架，布瑞恩想到华盛顿新开的分公司去工作，可我不干，于是越吵越厉害。我是个钢琴教师，但不是为了那从没超过10个的学生，实在就是不愿跟他去。于是我提议暂时分居，他没有反对，说早也考虑过了。从各方面来说，他都让我生活得吃力而郁郁不欢。曾经有一阵子，我们试图重归于好，可还是越来越糟。每当我们谈到离婚的可能性和善后安排，我心中就有一种解放感。好像远比谈做爱，或抽空去家庭野餐真实得多。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努力想挽回这个局面，彼此向对方真诚地忏悔自己。这一度让我们兴奋，似乎婚姻有了转机。

然而，这种小心翼翼，人为维持起来的和睦氛围，突然失去了平衡。大概是在圣诞节，那天晚上，我们参加布瑞恩

公司举行的宴会，两人都喝了许多酒。一到家，他就自顾自驾车去送照料莫莉的那个女孩回家，当时我就心里有数了。真高兴，回家的路上铺着一层新雪，整个世界都变了样。离婚对于我也许不错，我真该勇敢地面对现实。在微微的醉意中，我意识到那将是我生命新的起点。哦，我还有莫莉，我的寄托，我的伴侣。

穿着睡衣，漫步踱到浴室，洗脸刷牙。卧室的灯光斜斜地照进暗暗的浴室，照在我脸上，照着我醉意迷离的双眼。有意思，镜子里的我，好像有股从未有过的美，看起来有点陌生。我装出一个鲜亮的笑靥，想让自己高兴点。就在我开始梳头发时，我听到布瑞恩进门声。我慢慢回到卧室，盘坐在床上。布瑞恩上厨房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慢吞吞回到卧室。他的脸看上去痛苦极了，我突然有些害怕。莫莉，我心里想着。我明明知道她好好睡在床上，可还是一气跑到她那飘着爽身粉气味的房间。她呼吸均匀，和我回来时一样。

转回卧室，他还站在门口，他竟然开始哭了。布瑞恩出乎意料的哭声，回响在这明净卧室的小小空间里，让我害怕，窘迫。看到他脸上挂着的泪痕，好像都是我错了。

“怎么啦？”我问道。我本来想说，别哭了。

“安娜！”他说。

“怎么啦？”我又问道，这回慌乱消失了，我的声音听上去冰冷冰冷的。

他擦掉眼泪，竭力控制住自己，“我想告诉你，”他抬头望着天花板，咬咬嘴唇，“噢，上帝！”

“什么？”

他看着我：“我想娶布伦黛，不过打算离婚的事儿都办好

后再结婚。”

我没吭声，我在捉摸着布伦黛。她穿着整齐，可没半点儿女人味。她是布瑞恩公司的同事，方才宴会时她也在场。当时我问她是不是打算去华盛顿，她说可能。他一变往常的老练利索，似乎猛然间变得羞怯起来。

“希望你能理解，我们不是从吵架分居时开始的。真的，相信我，希望你能理解我，这对我相当重要。”

我继续梳理着头发。

“相信我吗？”

我点了点头。

泪水又溢出了他的眼眶。

“快别这样。”我说。他看看我，好像有点惊讶。“你这种哭法，看起来真傻。”他掉过脸走到窗前，窗外飘着雪。我一遍遍使劲地梳着头发。“布瑞恩和布伦黛，很相配啊！”

他再次转过头，低声说：“请你别这么说。”声音显得有些嘶哑。

我忍不住把发刷丢了过去，正打在他眉毛上方。他一把捂住头，表情很是痛苦。我情不自禁想起做爱时他的那张脸，竟然会在婚姻结束之际这样痛苦地扭曲。我站起身奔过去，狠命地打他。最后他一把拉住我，温柔地抓住我，把我按坐到床边，像对孩子似的。他又哭了。我清楚，他以为他伤了我，我才生气。我也想哭，试了试，可就是哭不出来。灵魂似乎远远地离开了自己的肉体，也远远离开了他的歉意。我让布瑞恩拥抱我，安慰我。他一直以为是他造成了我的痛苦。其实，我们之间已有了无法沟通的距离。我无动于衷。我终于明白了，我也想离婚。

过了一会，我们并排躺在床上。等他不哭了，我开始心平气和地和他交谈。我要让他知道我的高尚、大度和容忍，并且不计较他的变心。尽管对布伦黛我不无忌妒，她夺走了我的安全感。但我不认为自己还需要布瑞恩。我只是羡慕他们情投意合的激情。我问起他们相好的经过，他对她的感觉，他们在一起的情景。布瑞恩谈着布伦黛，黑暗中他的耳语充满了不可遏制的快乐。他告诉我，布伦黛最恨让我知道这些事。这当然算不上背信弃义，我是布瑞恩最老的朋友，他也乐意在最后的时刻让我分享他的快乐。

“老实说，我一点也不惊讶，”临睡前我说，“我的意思是，你肯定会去找别人。”

“为什么？”他轻轻问道。

“嗯，我们俩的性关系，一直是这么……这么糟糕。”这样说当然很残忍，可当时我并没想到。一切都是真的。

“我从没想过这个。”他说。

朦胧的睡意中，我还是感觉到了他苦涩的声音。于是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脸，也表示一种歉疚。然后，是长长的沉默，静静地等待，等待着这次婚姻的结束。

端着酒杯坐在那儿，我慢慢地喝完杯中的残酒。晚上莫莉睡熟以后，我常常坐在这儿斟酒独酌。倒满酒便百事不想，倒也自在。一边喝酒一边听歌，房东留下的七八十张唱片可以不断换。谁知道明天会给你些什么呢？

清晨醒来，就闻到池塘飘来的缕缕腥味。水波轻飏。一刹那我变得恍恍惚惚，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叫你不要这样做，你这笨蛋。”从莫莉房间传来她尖尖的叫声。她正在想象自己有个玩的伙伴。

我们没带玩具，就捡了些松针、松果、石头和橡树果来当玩具。我躺在床上，听到她一个人自言自语沉浸在想象和梦幻的世界里，玩得这么兴高采烈，我放心了。离婚给孩子带来的创伤会愈合的，莫莉会好的。

大约过了半小时，她爬到我床头，躺在我身边，以为我还没醒。我偷偷睁眼看看她，她有节奏地吮着奶嘴，不停地用手指绕一绺头发，两眼茫然地盯着天花板。好一会儿，好像有义务叫醒我似的，她叹了口气，转向我。“妈咪，你睡得太长了。”她口里衔着奶嘴含含糊糊地叫我，呼吸中夹着奶香和橡皮的气息。

“把奶嘴拿出来！”说着我用手去拉奶嘴。她咬紧牙，横竖不让。她老和我玩这游戏。可她一笑嘴就松了。我顺势轻轻一拉，把奶嘴从她嘴里拔了出来。

今天早上，我们没像往常那样到铺着柔软的枯黄松针的林间去散步，也没换游泳衣下池塘玩水。我们匆匆忙忙梳洗好，就上厨房用早点。然后上她屋，给她换衣服。床边地上放着她的凉鞋，里面塞满了橡树果，还用松球围着。莫莉说，那两只小鞋是船，人们要驾船过海了。我到厨房取了几只塑料碗，小心地把橡树果放进去，然后替她换衣服。大清早上镇去，让她乐不可支。她有自己的小算盘：希望能和前天一样，我答应她到美味咖啡厅去吃午饭，然后上公园。可我告诉她先得办些特别重要的事。

邮局女局长给我介绍了两名公证人，一位是镇里的希利先生，另一位是东希尔顿镇外的法兰克林先生。我去找了，可碰巧他们都不在。有人指点我去找鲍威尔。

车就这样开来开去，莫莉已经兴味索然。

“怎么有这么多的事情。”她说。我给她系好安全带，让她坐在前面。

车子回到镇上，我又停下来替她买了只冰淇淋卷筒。再看小店里的钟，已经10点了。我恐怕时间来不及，紧催慢催地让莫莉上车去吃。

她像平常一样慢吞吞地吃得手上脚上滴滴冰淇淋。我只能停下车，用纸巾替她擦手、擦脚。不过手脚仍然粘呼呼的。车重新启动后，她就开始像婴儿一样无理取闹，哭哭啼啼个不停。那股惯常的怒气慢慢从胸中升起：

“莫莉，不要吵了。”

“妈咪，”她说，“没法子，手太粘了么。”她继续缠闹着。

车子拐入尘土飞扬的车道，猛的在小屋前刹住，震跳了一下。我一声不吭掏出钥匙跑进房间。我把抓过莫莉床上的奶嘴，穿过长长的走廊。

厨房里家用电器嗡嗡地运转着；回到车前，拉开车门，她还像婴儿一样闹个没完。我把奶嘴朝她嘴里一塞。烦人的吵闹停息了。她自顾自用小手绕着头发玩。我解开她身上的安全带。

“好啦，牢骚公主，”我说，“我们还要跑好多路，你干吗不到后座去睡一下？”

她没吱声，爬过椅背，我顺势推她一把，她“砰”地一声掉在后座上。然后蜷缩成一团躺在那儿。小腿一鼓一鼓地吸着奶嘴。车子掉过头，我们上路了。

鲍威尔住的地方很好找。一栋白漆剥落的小农舍，前面有一辆警车。信箱上有几个手写的字“公证人”。

我把车子熄了火，回头去看莫莉，她已睡着了。被那粘乎乎的小手绕过的头发，打了许多结。我本来想叫醒她，一块去。但把半醒的孩子带去又会吵闹不休，想想便算了。

我用外衣盖住她的身体和裸露的腿。钻出车子，轻轻带上车门。

鲍威尔家中乱七八糟，到处是猫。他看着我的离婚文件。

“这年头啊，”他说，“完全是意气用事，夫妻说离就离，”他显然不愿看我的眼光，“压根儿不考虑孩子，也不替孩子想想。”

“我真的需要离婚，”我催他，“我非得在中午前把信寄出不可。”

他问我要了5元钱作公证费。我掏出钱，放在桌上：“我现在可以签字了吗？”

“不，得找到我的图章才行。”

他背对我在乱七八糟的抽屉里东翻西找，一面和我谈话：

“在我们那年头，婚姻无论好坏，都得接受，都要尽力维持这个家，这婚姻才有意义。你们现在的年轻人，一点都不信守婚姻的誓言，”他不停地翻着，“当然，我无非是想规劝你两句。”

刚才的怒气又在我胸中升起。这老头儿公证这份文件竟要这么长的时间。我忍气吞声，强压怒火。

在我生活的世界里，人人都体谅我，同情我，彬彬有礼地待我。独有眼前这糟老头，那说话的腔调简直像我的父母，甚至祖父母，他像是在和一个离经叛道、自以为是的儿